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60
7 October 1976

CHINESE

第一九六〇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星期四下午三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阿洪德先生	(巴基斯坦)
<u>理事国</u> ： 贝宁	博亚先生
中国	黄华先生
法国	勒孔特先生
圭亚那	杰克逊先生
意大利	芬奇先生
日本	安培先生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本哈亚勒先生
巴拿马	伊留埃卡先生
罗马尼亚	达特库先生
瑞典	吕德贝克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奥文尼科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默里先生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萨利姆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谢勒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八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三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三时五十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纳米比亚局势

主席：按照安理会前此的决定，我现在征得安理会的同意，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和其他成员，以及阿尔及利亚、古巴、民主柬埔寨、埃及、埃塞俄比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日尔、尼日利亚、沙特阿拉伯、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南斯拉夫和赞比亚等国代表参加安理会的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的邀请，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卡马纳先生（赞比亚），和纳米比亚理事会其他成员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阿尔及利亚代表拉哈勒先生；古巴代表阿拉尔孔先生；民主柬埔寨代表吉春先生；埃及代表阿卜杜勒·马吉德先生；埃塞俄比亚代表沃达乔先生；加纳代表费利先生；几内亚代表西索科先生；肯尼亚代表迈纳先生；马达加斯加代表拉贝塔菲卡先生；马拉维代表穆万巴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兰普尔先生；摩洛哥代表本杰隆先生；莫桑比克代表希萨诺先生；尼日尔代表吉马科耶先生；尼日利亚代表加尔巴先生；沙特阿拉伯代表巴鲁迪先生；塞拉利昂代表米纳赫先生；索马里代表侯赛因先生；阿拉伯也门共和国代表萨拉姆先生；南斯拉夫代表米尼奇先生；赞比亚代表姆瓦勒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另外，我刚才收到布隆迪、波兰和斯里兰卡三国代表的信，他们也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

因此，我提议安理会同意，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邀请这些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席位有限，请我刚才提到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边上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仍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他们要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布隆迪代表布瓦基拉先生、波兰代表特雷普钦斯基先生和斯里兰卡代表卡纳卡拉特内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 安理会现在继续讨论议程上的项目。

第一个发言人是布隆迪的杰出外交部长梅尔基奥尔·布瓦基拉先生阁下。我欢迎他，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布瓦基拉先生（布隆迪）： 主席先生，请允许我同前面几位发言人一起对你担任十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重要的和艰难的职位表示热烈祝贺。同时，我也要感谢你，并通过你，感谢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使我能够在这个庄严的安理会就面前极重要的问题陈述布隆迪共和国政府的意见。我要借此机会向你的前任九月份安全理事会主席，利比亚的基希亚大使表示他应得的称赞，他所履行的职责，我们非常满意。

安全理事会再次举行会议审议纳米比亚问题。联合国大会已就这个问题举行了无数次的会议，并通过了若干决议。国际法院也曾处理过该问题并宣布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明确的咨询意见。换言之，这不是一个新问题，并且对这个问题所要讲的话也都讲过了，甚至重复了好几次。然而，除以前各位发言人对这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外，我也要讲讲我并不以为是独到的意见，即布隆迪谴责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

一九六六年八月，纳米比亚人民，在它的先锋运动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

民组)的领导下并意识到它的历史任务,开始进行它反对种族主义的南非占领其领土的斗争。同年十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45(XXI)号决议撤销南非对纳米比亚的委任统治。同一决议规定由联合国负责管理纳米比亚,使纳米比亚达到自治和独立。

一年以后,一九六七年,联合国为了履行它的责任,设立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會并委派一个联合国纳米比亚专员。这个机构的任务是要协助纳米比亚人民行使其自决权利并在一个统一的纳米比亚内取得自由和独立。

国际法院处理这个问题后提出了四个咨询意见,其中有一九七一年的咨询意见,宣布南非留在纳米比亚是非法的。

比勒陀利亚政府把本组织的所有这些相信一定会得到响应的呼吁当作只不过是决定看待——予以藐视。

最近又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安理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南非庄严声明保证从纳米比亚撤退其非法行政机构,以便使纳米比亚人民能够取得民族自由和独立。

今天,我们开会是要对今年一月间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385(1976)号决议的第12段给予具体的内容,安全理事会在该决议内决定继续处理这个问题,并迟于一九七六年八月三十一日举行会议,审查南非遵守决议各项规定的情况,如南非不遵守这一决议,则考虑按照《宪章》所应采取的适当措施。

安理会对南非提出的要求是众所周知的,不过我仍然要再回顾一下它们的要旨。第一,从纳米比亚撤退南非的武装部队。第二,接受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在纳米比亚举行自由选举。第三,终止在纳米比亚实行班图斯坦化。第四,释放政治犯并保证在纳米比亚尊重人权宣言的规定。在分析第385号决议通过后南非的行为时,我们必须指出南非没有执行决议内的任何规定,它自称为本组织的会员国,但是它却一直明白地拒绝本组织的所有正义的要求。

但是，我们为什么应当预期第 385 号决议会比本组织的许多相信一定会得到响应的呼吁有较好的结果呢？南非不但没有遵守安理会的决定，反而继续对纳米比亚人民施行野蛮镇压的政策，迫使全体居民搬进集中营，使纳米比亚人民受到比尔·安德森先生在安理会发言时所提到的难以形容的痛苦。比尔·安德森先生以前是南非武装部队的成员。

在西南非民组的战斗力量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成功前，南非自从第 385 号决议通过以来，加强了在纳米比亚各军事基地的设施，作为发动武装侵略各邻国的据点。我们对安哥拉和赞比亚遭受侵略的事件记忆犹新。不久以前，安理会审议了赞比亚对南非的控诉并谴责了南非的侵略行为。

在所谓纳米比亚人民的代表参加图尔恩哈勒体育馆举行的部落会谈的同时，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同志所提到的纳米比亚的军事化在继续进行。南非以为它能够蒙蔽国际社会，召集了由该政权给予津贴的傀儡分子参加一个所谓宪政会议。布隆迪赞同西南非民组和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我们是它的成员）的正义立场，并反对温得和克宪政会议的各项提议。我国支持西南非民组的正义主张，即只有经非统组织和联合国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的西南非民组应参与同南非讨论纳米比亚人民的前途问题，任何宪政会议必须由联合国主持同西南非民组举行而不当由受种族隔离政权所遥控的傀儡参加。而且，南非应当释放在南非监狱里苦苦渴望的政治犯，使他们能够参加有关的讨论。

我国深信纳米比亚人民一定会取得胜利；但是，为了避免在纳米比亚的无辜人民流血牺牲，我们对前几天关于解决纳米比亚问题所采取的外交步骤感到高兴。我们希望会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无论如何，这些步骤应该在联合国通过的各项决议的范围内进行而且应当提高本组织的声誉。

纳米比亚人民在西南非民组领导下进行的斗争同一般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隔

离政权和反对伊恩·史密斯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斗争一样。实际上，本组织的一些会员国相信问题的某些方面可以着手进行而其他的方面可暂时搁在一边。如果不考虑到南部非洲的整个问题，任何采取阻力最小的途径的部分解决的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

我国代表团认为我们不应忘记在南非继续存在的种族隔离政权是所有这种罪恶的根源。我在大会上曾说过，我们布隆迪人民深信联合国未能执行它的任务，引导纳米比亚达成自由和独立不只是由于比勒陀利亚拒绝将权力移交给纳米比亚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西南非民组，而且也是由于一些大国给予南非政权的积极和盲目的支持。在安理会审议迫使南非执行第 385 号决议所当采取措施的时候，我国建议充分严格执行本组织宪章第七章的规定。此外，我们要求联合国会员国增加它们对西南非民组进行解放斗争以及对所有与南部非洲的种族隔离政权进行斗争的人的物资援助。

主席：我谢谢布隆迪外交部长的夸奖。

下一位发言人为波兰代表。 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特雷普钦斯基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波兰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 由于你的政治家本色和长期以来波兰与巴基斯坦间的合作，使我们非常高兴看到在安理会再度处理纳米比亚局势问题的时候，由你来主持安全理事会的会务。

我国代表团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让我们有机会能在安理会再次说明波兰对这个问题的立场。

这次辩论有好些国家的外交部长参加，而且也有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参加，这就充分证明了当前这个问题的重要和迫切。

就在几天前，波兰外交部长斯特凡·奥尔绍夫斯基在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进行一般性辩论时，曾强调了有关南部非洲局势的下列任务：

“现在已经应该是按照联合国决议终止纳米比亚、罗得西亚和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时候了。 津巴布韦人民和纳米比亚人民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彻底消除殖民主义的一切残余力量和根除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都需要得到整个国际社会的坚决支持。 为了历史的正义，不能不立即并无条件地让纳米比亚人民和津巴布韦人民取得不可剥夺的建立主权国家的权利。”

我们的这种立场并没有什么新奇。 过去三十年来，在联合国处理纳米比亚问题的整个过程中，波兰从一开始就毫无保留地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根据不可剥夺的自由和独立的权利争取解放的事业。 我们的立场是同波兰人民共和国支持为争取自由和消灭殖民主义的残余力量而进行战斗的人民、并与他们团结的基本立场一致的。这是与我们社会主义思想的根本原则分不开的，同时也是根据了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长期以来波兰参加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的工作，现在又是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成员，所本的就是同样的精神。

去年一月，当安理会审议同一问题时，波兰代表团指出，南非继续占领纳米比

亚会迅速成为在非洲大陆制造紧张的最可怕温床之一。尽管今年一月三十日安理会第385(1976)号决议再度谴责了南非继续非法占领纳米比亚领土，要求在联合国监督和控制下在把整个纳米比亚当作一个政治实体的情况下举行自由选举，可是，到了今天，局势仍然同样严重。事实上，就南非非法占领该领土的某些重要方面来说，甚至变得更为严重。

首先，以纳米比亚内部而言，它已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在整个北部实施戒严法。上周努乔马先生告诉安理会说：“人们被逐出社区，驱进集中营里，乡村被毁，作物被烧，牲畜被没收。”西南非民组的领导人宣称，自安理会通过第385(1976)号决议以来，事实上南非在纳米比亚的暴行反见增加，这种说法是千真万确的。这就是种族主义政权对安理会的一致要求的答复。为了混淆世界舆论，它筹组了所谓制宪会议，以取代自由选举。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恰当地指说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八日臭名昭著的公报是完全不合法的、是含糊不明的，因为所谓制宪会议的建议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所规定的让纳米比亚达成真正自决和独立的要求。

第二，对非洲而言，南非占领纳米比亚仍然是对独立非洲国家的和平与安全的直接威胁，最显明的例子就是南非军队对独立的安哥拉的公然侵略。一九七六年三月三十一日，安全理事会在第387号决议里谴责了南非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侵略，并要求南非停止利用纳米比亚这块国际领土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或任何其他非洲邻国发动挑衅或侵略行动。但是，几个月后，南非政权又再次利用纳米比亚领土为对另一个独立的非洲国家，这一次是赞比亚共和国发动多次侵略行动的跳板。安全理事会又一次需要强烈谴责这种武装攻击，并宣称必须解放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并彻底消除南非的种族隔离政策，才能在该地区伸张正义和建立持久和平。

象南非这样的政权，过去十六年来增加军事预算达十倍，仅在过去三年内就增加了三倍，因此，没有任何人能相信，它会自动地停止对独立的非洲国家、尤其是同它相邻的国家采取侵略行动。

第三，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也代表了日益增加的对国

际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纳米比亚问题已经成为最少十六项安全理事会决议和一百多项大会决议的主题，但是，所有这些决议都未经执行。这种统计数字实在是使人很痛心的，但也是说明谁在阻碍、和怎样地阻碍联合国发挥其效能的最好例证。一方面是非南的种族主义政权，另一方面还有那些以各种形式、包括输送武器来支持南非的国家，而且往往用无中生有的“共产威胁”为借口。

我国代表团认为，除非规定采取严正而有效的步骤，来执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否则，再通过一项决议，恐怕也只会现有的统计数字上再记上一笔。在目前情况下，再一次在道义上谴责南非的政策，也不会真的对纳米比亚的事业有多大好处。因此，我们完全支持非洲统一组织和非洲集团本着最近的科伦坡决定的精神在安理会上提出的提案就是要安全理事会采取直接影响到南非政权并能使它撤离纳米比亚的制裁措施。西南非民组最近就这一方面所提出的提案，是可以立刻采行的最切合实际的办法。

过去数十年来的革命斗争和民族解放斗争已毫无疑问地证明，一个国家争取独立的斗争是要由它自己来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的。因此，我们很高兴见到非洲南部最近所发生的极为重大的变化。纳米比亚人民和津巴布韦人民反对白人统治的斗争已取得了新的动力，并进入了新的阶段。南非的黑人也已加强了同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的战斗。就南部非洲一般的力量对比来说，尽管比勒陀利亚政权已经迅速地扩充了它的军火库，并扩大同某些北约组织国家的合作，但是，它的地位已大为削弱。

对在西南非民组——纳米比亚人民的真正代表——的领导下的纳米比亚爱国者的支持和声援日益壮大，使他们虽然在备受镇压的情况下，仍能加强他们的合法斗争。我们为这样的事态发展而欢呼，认为这又一次证明了，无论旧势力如何地企图扭转历史的进程，最后根除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一切残余力量是无可避免的。

波兰本着前此一贯的原则性立场，愿尽其所能地对纳米比亚争取独立的事业作出贡献。

主席：谢谢卓越的波兰外交部副部长对我和我的国家所说的好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出席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的斯里兰卡代表团团长、卓越的卡纳卡拉特内大使阁下。现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卡纳卡拉特内先生（斯里兰卡）：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对你担任安理会本月份主席的崇高职位表示热烈的祝贺。以你这样有广博经验和外交才能的人来主持这些重要会议，我们相信安理会将能在专家的指导下进行对纳米比亚局势的审议。我国代表团特别高兴能看到我们友好邻国的一位卓越代表来担任这样的职务。让我也向你的前任、卓越的利比亚大使表示祝贺和感谢，他上月份担任安理会主席主持会议，可说是胜任愉快。

斯里兰卡代表团谢谢安理会其他理事国让我们有机会参加这次会议，希望我们对安理会讨论所能作出的小小贡献会有助于为已经证明是难以处理的一个问题寻求一个公正而及时的解决办法。

安理会注意到一九七六年八月十四日 S/12188 号文件，其中载有几星期前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的全文。斯里兰卡要求参加讨论，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该决议的内容，是为了要执行该决议执行部分第 5 段授予斯里兰卡、也就是不结盟国家集团现任主席的任务。

国际社会应当记得，纳米比亚局势是受到联合国注意的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在我之前的发言人已提请安理会注意我们现在开会来解决的危机的悠久历史。不过，我想不妨让安理会回顾一下纳米比亚问题中与联合国有关的那些方面的历史。国际法院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的咨询意见中曾摘要叙述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为这个问题寻求和平解决的尝试。到了一九七六年十月，我们仍然还要再一次来处理三十年前就已提请这个世界组织注意的一个问题，因为早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九日，大会就在第 9(I) 号决议里邀请所有在委任统治制度下管理领土的国家提出托管协定书。所有国家都对这项要求作出了积极响应，唯一的例外是南非。从该项决议一直到最近总共有一百多项大会决议，南非政府对之始终是满不在乎、绝不妥协，

这与它作为本组织宪章签署国所负的义务是完全不符的。

在这个世界组织向该政府作了二十年耐心的、客气的呼吁后，大会总算在一九六六年通过了第2145(XXI)号决议，终止了南非的委任统治。四年后，安理会又通过了第276(1970)号决议，宣告南非继续留驻纳米比亚为非法，并要求所有会员国准此行事。照国际法院的说法，那是因为“大会没有力量确保南非撤出该领土，所以按照宪章第二条、第二项，要求安全理事会给予合作”。重要的是，在这一方面，应该注意到安理会在第276号决议第2段内宣告“南非当局继续留驻纳米比亚实属非法”，因此南非政府“在委任统治结束后以纳米比亚名义或对纳米比亚所采一切行为均属非法，均应无效”。安理会在该决议第5段内进一步“促请所有国家、尤其在纳米比亚有经济及其他利益的国家勿与南非政府进行任何与本决议执行部分第2段不合的交易”。

斯里兰卡代表团今天在安理会发言，不是感到气愤、而是感到悲痛。在联合国三十年历史里，我们简直找不出在任何其他问题上，有一个会员国象对这个问题那样顽固地、故意地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如此众多和如此具有权威性的决议。

一九七一年，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院提出了现在已经是大家都知道的咨询意见。南非政府自始至终参与了法院的全部诉讼过程，按照文明的国际行为准则，应该接受法院的意见，至少应该照它自己大事宣扬的说法行事，即它在南部非洲的行动是为了维护文明、法律和秩序。对于联合国的一个创始会员国居然会有这样的破坏国际行为基本法则的行为，我国政府深感失望。

我们记不起联合国的三个主要机构——立法机关大会、主要执行机关安全理事会、和主要司法权力机关国际法院——在过去三十年来对联合国所处理的任何问题曾表示过如此清楚、如此一致的意见。我刚才说，我国代表团是怀着悲痛的心情发言。现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一个会员国政府对本组织的态度，而在于这个世界组织为这个问题寻求公正和平的解决办法的效能。最近有很多人讲到联合国的无能。事实上最近还有人指控说，联合国受到危害，是因为所谓的新多数的不负责

任。我们看到一些自命为本组织威信和权力的维护者，有时以生动的话语、有时以辛辣的话语，向全世界宣告本组织当前所面临的危险。我国代表团敢说，如果联合国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效能受到危害，那绝非是因为所谓新多数的不负责任，而是因为那些有较大影响力的联合国主要会员国的无所作为，它们袖手旁观，听任一个会员国无视安理会的决定、大会的决议，甚至对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也表示不信服。

正如所有先我发言的人所已指出，时不我待。我们相信，在时机最后消失之前，我们——尤其是那些如果不是因为它们向南非提供道义和物质支援，南非就无法继续其目前的行动路线的政府——还有一个机会可以作出最后努力，来解决这个危机，并防止生命的丧失和亿万生灵的苦难。虽然我们欢迎为和平解决这种局势所能采取、和目前正在采取的任何和一切主动，我们必须明确地说，这种行动的主要责任属于联合国，因为现在在法律上对纳米比亚事务负责的是联合国。

我们仔细倾听了经联合国大会承认为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真正代表的西南非洲人民组织的主席、萨姆·努乔马先生的严谨的、建设性的发言。我们很高兴听到他在发言中代表纳米比亚人民所作的提议。我国代表团相信，如果我们要在非洲大陆的那个部分避免一次重大灾难，也许唯一的、最终的答案只能在那项发言中寻找。因此，我国代表团敦促安理会为问题的解决规定基本原则如下：

- (1) 承认西南非洲人民组织是纳米比亚人民唯一的合法代表；
- (2) 在联合国主持下，立即由西南非民组和南非政府就转移权力进行会谈、并作出安排；
- (3) 南非政府按照安理会第385(1976)号决议的规定立即撤离纳米比亚；
- (4) 反对南非政府分裂领土的企图，维护纳米比亚领土的完整；
- (5) 南非政府承诺将其军队撤出纳米比亚；
- (6) 在举行上述会谈之前，释放纳米比亚境内的所有政治犯。

西南非民组主席提议与南非当局进行会谈，是表示他真心愿意为这个问题寻求非暴力的、不流血的解决办法，这是应该欢迎的。我们希望并祝祷安理会能作出响应，确使南非政府接受这项提议。

我们不结盟集团的国家，在第五届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在科伦坡通过关于纳米比亚的决议时，就是本着这种精神来对待这个问题的。我国总理、西玛丽沃·班达拉奈克夫人在今年八月二十六日、纳米比亚日致辞时曾这样说，我现在引述她的话：

“纪念今天这个日子是表示国际社会有决心继续进行这场斗争、直到胜利，并终止南非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不公义，及其种族主义政策和制造班图斯坦来分裂领土的阴谋。我代表斯里兰卡、并以不结盟运动主席的身分代表不结盟运动，同时也以全人类的名义，促请所有国家加倍努力，终止这种不公义的现象，并恢复纳米比亚人民的自决权利和在统一的纳米比亚享有自由的权利。”

后来，在九月三十日向大会发言时，总理也以不结盟集团主席的资格在就纳米比亚问题和南部非洲的其他问题说了下面的话，我现在引述他的话：

“就南部非洲来说，科伦坡的声明也是针对了继续与那些政权勾结的国家而发的，由于这种勾结，使那些政权有一种不真实的安全感和它们所不应有的体面……”

“所有为了使问题得到公正解决而采取的主动，只要其目的真是要加速从顽固过渡到理性，自然是应受欢迎的。同时，我也要在这个论坛上清楚说明，如果理智战败、非洲人民被迫通过武装斗争求取最后解决，每一个不结盟国家都将团结一致、誓为非洲人民的后盾。”

主席：谢谢卡纳卡拉特内大使的发言，和他对我和我国所说的好话。

黄华先生（中国）：主席先生，中国代表团注意听取了许多非洲国家外长和代表的发言，现在愿就纳米比亚问题发表几点意见。

一、近几年来，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特别是非洲国家和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南部非洲人民反对种族主义统治、争取民族解放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新的高涨阶段，猛烈地冲击着南部非洲种族主义政权的反动统治。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斗争不断扩大，动摇了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的统治。纳米比亚人民坚持武装斗争，武装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给予种族主义政权以沉重打击。阿扎尼亚人民不畏强暴，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今年六月以来，冲破了南非法西斯政权军警的残酷镇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种族主义政权的群众斗争，参加人数之多，波及地区之广，持续时间之长都是前所未有的，充分体现了阿扎尼亚人民新的觉醒和把民族解放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强意志。这些事实说明，伟大的非洲人民正在向野蛮的种族主义发起进攻，一小撮殖民主义者已经被围困在南部非洲一个角落里了。

二、纳米比亚、津巴布韦人民的武装斗争，是在不断挫败种族主义所玩弄的种种阴谋的情况下，开拓了新的局面，并取得了深入的发展。葡萄牙殖民体系被南部非洲人民的武装斗争摧毁之后，沃斯特等种族主义政权为了进行垂死挣扎，在超级大国的怂恿和支持下，加紧推行软硬兼施的反革命两手策略。但非洲人民从其自身的经验中识破了这乃是旨在分化民族解放运动，分化非洲国家战斗团结，破坏南部非洲人民武装斗争的恶毒阴谋，并坚决对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此之后，沃斯特、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加紧了对纳米比亚、津巴布韦民族解放运动的血腥镇压。南非种族主义政权除了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索韦托大屠杀事件以外，还不断地对赞比亚等邻近非洲独立国家发动军事入侵，严重侵犯这些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企图以此威胁和恫吓非洲国家，阻止它们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扑灭南部非洲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武装斗争烈火。所有这些都遭到有关非洲国家的英勇反击，使种族主义政权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广大非洲国家和人民从历史经验中深刻体会到，对反动派决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是决不会从敌人的“恩赐”和谈判中轻易得来，而只能从坚持不懈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中赢得。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非洲统一组织第十三届首脑会议通过的决议也正确指出：“保证南非非洲人民免除再遭屠杀的唯一有效办法是人民发动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三、南非种族主义政权最近抛出的在纳米比亚建立所谓“多种族政府”的计划，是它妄图推卸拒不执行安理会第三八五号决议责任、欺骗世界舆论、延长它在纳米比亚非法统治的拙劣阴谋，是改头换面“班图斯坦”计划的翻版。对南非这一阴谋，西南非人民组织和许多非洲国家表示断然拒绝。他们明确指出，南非当局炮制的这一计划在于变相地保持其在纳米比亚的非法统治，因此是根本不能接受的。在这种情况下，纳米比亚人民表示要继续加强武装斗争，直到纳米比亚实现真正的独立。这是保证取得胜利的可靠途径。

四、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不断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超级大国的插手，形势是复杂的。它们从称霸全球的战略出发，加紧了对南部非洲的争夺。它们的干涉、扩张、侵略和分裂活动，是对南部非洲人民的严重威胁。一个超级大国竭力支持种族主义政权，并为之出谋划策，鼓吹“和平演变”，力图维护其在南部非洲的既得利益。另一个伪装“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的超级大国，施展各种挑拨离间的手段，加紧向南部非洲进行渗透、干涉和扩张。但是，久经锻炼的非洲人民是有清醒的头脑的。他们既不会相信超级大国的好话，也不害怕它们的恐吓。他们依靠自己的武装斗争，加强团结，“拒狼防虎”，把斗争坚持到底，就一定能够获得自己的民族解放。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

五、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纳米比亚和整个南部非洲人民的斗争是正义的，因此得到了非洲和全世界人民的广泛支持。今年六月非统首脑会议把铲除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争取全部解放非洲大陆，作为会议的主题；会议强调支持南部非洲人民的武装斗争，并通过决议，决定对南部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给予最大的政治、经济

和军事援助。八月份召开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也重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所进行的民族解放斗争，并呼吁给予他们以各种援助。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坚决支持纳米比亚人民反对南非当局的非法霸占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我们主张，安理会应当通过决议，严厉谴责南非当局拒不执行安理会第三八五号决议，明确责成南非当局必须立即结束对纳米比亚的非法霸占，并撤出它的一切行政机构、军队和警察，保证纳米比亚民族统一和领土完整；要求南非当局立即释放所有被捕的政治犯。此外，我们也支持许多非洲国家提出的正当要求，并应考虑根据宪章的有关规定，对南非当局采取包括制裁在内的一切必要措施。

谢谢主席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巴拿马)：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热烈祝贺你担任主席，并祝你成功地完成任务。我还要向你的卓越前任，利比亚的基希亚先生表示感谢。他在九月份担任主席，有杰出的表现。因为在八月份大部分时间我都不在总部，我也要热烈地祝贺日本安倍勋大使在八月份很有能力地履行了任务。

至于现在正讨论的纳米比亚问题，很明显地，南非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遵行安理会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日一致通过的第385(1976)号决议的规定。这项决议是按照贝宁、圭亚那、巴基斯坦、巴拿马、利比亚、坦桑尼亚、罗马尼亚和瑞典提出的S/11950号决议草案而通过的。我国代表团作为第385(1976)号决议的提案国之一，非常关心纳米比亚的局势能以最果断最彻底的方式来审议，使得安全理事会的威望能得到应有的提高。考虑到南非显然顽抗的态度，并按照第385(1976)号决议的规定，安全理事会自从八月三十一日以来就举行会议研究根据宪章所应采取的措施。

在这次辩论中，我们听取了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主席、非洲统一组织卓越人士和西南非民组主席向安理会的发言。

我想无须详细说明背景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安理会所面临的情况不容否认是有严重的影响的。在一般性辩论中，许多代表团团长都谈到这点。这是个三十多年来一直有待解决的问题。这个解决的办法应当合乎联合国的尊严，并且符合本组织之所以存在的理想、宗旨和原则。我们也知道，在这里也多次提到过，国际法院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提出的咨询意见宣布，南非有义务撤出纳米比亚领土。另一个不容争辩的因素，是联合国对纳米比亚负有责任。所有这些情况显示出，自联合国成立以来，当时南非联邦的委任统治就应结束。因此，从那时起，纳米比亚是被非法占领。而且，南非表现出顽抗和公开违反国际社会意愿的态度，明白漠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决定和决议，以及国际法院的咨询意见。

除了蔑视法律和道德之外——这是一种完全应受指责的态度——南非还是不安、

扰乱和平、引起冲突、违反人权和南部非洲人民尊严的最基本原则的根源。它力图破坏这些人民的民族团结和纳米比亚的领土完整。这导致加紧镇压。换句话说，它本应采取悔悟和愿意改过的态度，可是却成为公开向国际组织的挑战。这种情况对本组织造成严重的问题，不能让它继续下去。

目前南非正在对纳米比亚人民进行一个真正的殖民战争。它对平民使用武力，使用最残忍的酷刑和恐吓。它已实行恐怖统治——这是被唾弃的政权违反民意勉强维持的唯一方法。不仅这样，南非还骚扰它的邻国，特别是赞比亚和安哥拉，并扰乱整个地区的和平。

有些倾向于认为人民应当逆来顺受的政治家坚持这种辩论，应平心静气地进行不当引起激烈的情况，也不应激动感情。可是凡属有责任感的政治家对这种局势是很难无动于衷的。

现在纳米比亚问题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正如非洲国家的发言人和西南非民组主席在这里正确说的。纳米比亚问题、南罗得西亚问题和南非问题都有一个共同的主要成分。所有这三种情形下，都是在试图阻止多数人取得政权；也是一个多国的阴谋，要阻止土著人民群众从开发它们的资源得到好处。

有人说和平是不可分的。但是我们知道大国的和平概念例如，就不同于不结盟国家的和平概念。既然没有正义不可能有和平，那么有正义就必定有和平。

我们有责任在审议南部非洲的这个问题时，我们必须设法使秘书长今天所说的当代世界精神的一部份的原则和基本宣言名符其实。我相信可以把它们总结为联合国的两大宣言：一个是关于非殖民化的大宪章，也就是殖民地人民获得独立的权利；另一个是关于各国人民和国家对它们的国家资源和财富享有永久主权的宣言。既然拉丁美洲熟悉这些宣言对南部非洲来说的范围，我们认为，这些关于非殖民化的声明像和平一样也应当是普遍适用的——无论是在非洲、亚洲还是拉丁美洲。

例如，昨天在一个超级大国的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辩论中谈到纳米比亚人民的自

决权利、津巴布韦人民的自决权利以及我也要说的南非的自决权利。福特总统说美国赞成南非在适当地考虑到少数人的情况下自决。因此我们不知道究竟是由多数人来实行自决，还是由少数人来实行自决。例如巴拿马运河区的问题，由于那儿大约三千个美国家庭希望保留它们的特权，它们就试图强加一种殖民地式的政权，毒害拉丁美洲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气氛。因此，我们说，假如非殖民化适用于非洲，它也应同样适用于拉丁美洲；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全世界人民期望从超级大国的官员——例如福特总统和候选人卡特——那儿得到更崇高的事物、更杰出的意见，而不是希望维持一个过去时代的殖民主义者原则。我们需要的，是能启发人类精神的主义，而不是以前一向称为命定说的讲法。按照这种讲法，美国有捍卫文明的天职，而且可以统治整个大陆。不，我们在这个不再受冷战困扰的世界里，期望的是更崇高的行动。我可以这样说在差不多一年以前拉丁美洲的冷战已经结束了。因此我们现在必须扫除死死抱住的命定论和对文明负有天职的残余观念。在非洲也一样，因为这些概念是不可分的。

当全世界要解决援助问题时，美国的慷慨是不能忽视的。现在这个国家答应如果20亿美元会解决罗得西亚和津巴布韦的问题，那么美国愿意出10亿美元来重新安置目前正在剥削津巴布韦人民的少数人。解决运河区问题的类似办法的费用将会少得多，因为要重新安置的只有3,000个家庭。最后我愿说，巴拿马像安理会的一些同事一样，希望南部非洲的情况很快就会结束，但要在安全理事会的果断有力的行动领导下取得。

拉丁美洲的历史也是卓越的。不久前，中国代表适当地引述了毛主席谴责奴隶贩卖的话。一八二六年，巴拿马同盟会议也谴责了奴隶贩卖。当时把可憎的奴隶贩卖比作海盗罪行。我们要强调指出这一事实：在一八二六年，也就是美国终止奴隶制度的内战前四十年，我国已经出声明，这个声明是不结盟国家现正进行的斗争的历史里程碑。

最后，我希望说，巴拿马代表团赞成安理会及时作出决定，严格遵照宪章的规

定，特别是第七章的规定，因为人类不能再对这些行为熟视无睹。我们必须结束这种不人道的、压迫的、可耻的殖民主义局势，它是人类声誉上的污点。

主席：谢谢巴拿马代表对我本人说的好话。

今天没有其他的发言人了。至于下次会议，我认为也许现在休会两三天可能对本项目的进一步进展有益。原则上我们或可决定在下星期三下午开会，但须视事态发展而定。可是我并不是定在那一天开会。我只建议作为一个可能性。我将同各理事国保持接触，订定下星期开会的日子。如果大家可以接受又没有其他意见的话，我就宣布散会。

下午五时十分散会